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苦海慈航·乱世风波

冯玉奇◎著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馮玉奇卷
苦海慈航·亂世風波
馮玉奇著
中國文史出版社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苦海慈航·乱世风波

冯玉奇◎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苦海慈航·乱世风波 / 冯玉奇著. — 北京: 中国
文史出版社, 2018. 3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ISBN 978 - 7 - 5205 - 0056 - 2

I. ①苦…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0439 号

点 校: 罗 宇 清寒树
责任编辑: 蔡晓欧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8 字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MINGUO TONGSU XIAOSHUO
DIANCANG WENKU

目 录

苦海慈航

第一回	夜半敲门父女赶急诊	3
第二回	旨趣不同哪堪耐清寒	18
第三回	春光虚度一曲传心事	35
第四回	心存救世苦海渡慈航	55
第五回	富贵能移爱情薄秋云	73
第六回	失恋几丧生回头是岸	90
第七回	黄昏来月老姊妹反目	111
第八回	赌气偏相爱娇态可人	126

乱世风波

第一回	小别又重逢情味更浓	143
第二回	巧语虽伶俐病显原形	156
第三回	含冤受屈一心为争气	169

第四回	甜情蜜意愿早结并蒂	187
第五回	异想天开为报复自取其辱	200
第六回	诛奸受创躲闺楼无意惊美	214
第七回	左右为难脑充血良医遽逝	230
第八回	桃色纠纷酿惨剧乱世风波	248
附 录	从鸳鸯蝴蝶派谈到冯玉奇小说	裴效维 263

苦海慈航

第一回

夜半敲门父女赶急诊

杭州，这名字在每一个人脑海里的印象中都认为是个非常好的地方。城外固然有西湖的美丽，使一般仕女们流连其中，乐而忘返。就是城里的街道，也很宽阔，两旁除了很多百货商店外，也有戏院、咖啡室、舞厅等娱乐场所，所以也有称为小上海那么的热闹。

教仁街这条马路还算是闹市中取静的所在，那尽头处有一个小小的私人医院。这医院的房子本来是陈旧古老的式样，后来由院主人拆去了旧屋的门面，改造了现在这所半中半西的洋房。大门外还种植了几株垂柳，在春风吹荡中，柳丝微微地飘舞，远远地望来，倒也添了不少清静和幽雅。

医院的大门上有一块横匾，黑底子白字，写着“济民医院”四个大字。顾名思义，觉得这是一个救济贫民的慈善医院。所以这方横匾都相当陈旧，黑底子一部分已剥蚀下来，露出了铅皮灰褐的本色。这一方面固然可以知道医院当局经济并不富裕，所以没有力量来加以装修，同时也可想这医院成立到现在，已经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了。

因为这医院房屋本来是旧式的，门面虽然装成了欧化的式样，但里面的房间却仍旧是中式的，一根一根屋柱依然露在墙壁的外面。

候症室内并没有什么考究的摆设，除了挂号处有一张小小的桌子外，其他两旁都是一排长椅子，大约是给病人在没有诊治之前休息用的。里面才是一间诊病室，比较收拾得清雅一点。一张诊病的桌子，放在靠窗的旁边，桌子后面贴壁是具玻璃橱，里面放满了大大小小的药瓶。那边有两张沙发，沙发旁边有克罗米小茶几一只。就在这儿往上的墙壁里有一块金色玻璃框的横匾，里面写有“妙手回春”的句子。上首壁上还有一块横匾，写着“苦海慈航”四个字，这块匾比较新一些，上款画着齐国良大医师，下款却是杭州市长的具名。从这一点看来，可想那个齐国良确实是慈悲为怀救苦救难的良医了。

诊病室的里面还有小小的一间，方案是齐医师的手术室。里面有一张高高的病床，四周都是医药上应用的器具，设备倒也还算整齐。

时辰钟敲过了五下，但东方的天空还没有发白，整个的杭州市还是睡在静悄悄的黑甜乡里。忽然医院里装置着的电铃接连不断地响了起来，这时候有人会来掀电铃，当然是谁也想不到，所以没有人去理会他。不过电铃的声音，继续不断地响着，也就把楼上房中睡着的齐医师惊醒过来了。

齐医师今年五十六岁了，他二十八岁的时候，从德国医科大学留学回来，整整地已做了将近三十年的医生。当初他曾经在上海医院里服务了五年，后来因为看不惯上海医院里种种腐败黑幕的情形，所以他宁可脱离上海的医院，回到他杭州老家来自己创办医院。把他的住宅变成了医院，把他的田地产业变卖了去购备医药器具，这样的在艰苦环境中救济世人，为病者解除病苦，为人群谋幸福之路，你想这是多么的伟大啊！

齐医师既被一阵阵的电铃声惊醒了好梦，他立刻伸手开亮了电灯，匆匆地披衣起床。虽然是春天的季节了，但早晨的天气还颇觉

有些儿春寒料峭，不免微微地抖了一下身子，三脚两步地奔到楼下，先去开了大门上的那个小圆洞儿。他还没有开口说话，门外那个人却已经看清楚了齐国良，遂气喘喘地说道：

“齐医生！齐医生！我家老爷突然得了急病，昏厥在床上不省人事了，请您老医生快快地出诊去一次吧！”

“你不要急糊涂了，你家老爷住在哪儿呀？有了地址，我才能赶了来呀！”

齐医师一听是请自己出诊去治病的，这就连忙开了门儿，向他急急地问。这时门外走进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身穿灰色布的长袍，他显出那份儿着急的表情，说道：

“我家老爷就是皇宫舞厅的老板楚伯贤，他的住宅就在皇宫舞厅隔壁那座小洋房里……喂！喂！其实这些我不告诉你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汽车等在外面，马上可以接你去的呀！齐医生！你的医药箱在哪里？我给你拿了走吧！”

“好，好……请你别太急，我脚上还没有穿着袜子哩！你请坐一会儿，我上楼去穿鞋袜，马上就跟你去。”

那男子低头一瞧他的脚上，果然还只有穿了一双赤脚拖鞋，一时也没有话说，连连向他挥手，是叫他快上楼去的意思。齐国良回身走到扶梯口的时候，才见婢女香妮揉着眼皮，匆匆地下来。她一见了国良，似乎感到有些吃惊的样子，连忙问道：

“老……爷！你……你……自己在开门吗？对不起！我慢一步下楼了，是谁呀？”

“有人生了急病，请我去诊治。你快到小姐房中去，叫大小姐起来，跟我一块儿到病家去吧！叫她快穿衣起身，越快越好。”

齐国良一面说着话，一面已匆匆地奔回到自己的卧房里去。香妮答应了一声，也急急地奔到小姐卧房内来。齐医生有两个女儿一

个儿子，大女儿叫梅邨，今年二十五岁了。第二个是儿子，名叫小良，在上海大学里读书，年纪二十一岁。最小的女儿名菊清，今年才十八岁。这时姊妹两人各自睡在一张床上，拥着被儿，正在做她的好梦。忽然被香妮急急地叫醒，梅邨心中似乎有些生气，揉揉眼皮，说道：

“你这个小丫头干吗大清早的来吵醒我？莫非有些疯了吗？”

“老爷要出诊去，叫大小姐跟了他一同去呀！”

香妮被大小姐挨了骂，心中自然感到有些委屈，遂噘着小嘴儿，急急地告诉缘故。梅邨听了，向窗外望了一望，见玻璃片子上还是黑漆漆的，这就伸手按在嘴上打了一个呵欠，有些不大情愿的样子，说道：

“生病也生得太不识相，这时候出诊去，叫人真有些讨厌。香妮，此刻什么时候？”

“五点钟刚敲过。”

“是哪一家的人生了病？”

“这个……我倒不详细。”

“生什么病知道没有？”

“听老爷说，那人生了急病，叫小姐越快越好，马上就起身吧！”

“你给我去舀一盆脸水来，让我洗了脸再去。”

菊清这时候也早已醒了，她听姊姊向香妮先问长问短地问那些没关紧要的事，心中已经有些不大自然了。此刻又听姊姊叫香妮去舀面水洗脸，还要慢条斯理地先来一下子打扮，因此再也忍熬不住了。这就猛可从床上坐起身子，说道：

“姊姊！你是吃喜酒去？还是拜寿去呀？”

“我不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梅邨见妹妹突然坐起床来问自己，倒是愣住了一会儿，表示不

明白的样子，向她呆呆地反问。菊清心中有些怨恨地说道：

“你不听说人家是生了急病吗？爸爸叫你越快越好，你却还要洗脸打扮，这不是延误了病家的性命吗？我劝你别洗什么脸，就快些起来跟爸爸去吧！”

“谁叫他早不生病，迟不生病，偏偏在人家好睡的时候生病呢？我这人脾气就是这个样子，没有梳洗好，蓬头赤脚，我是不高兴到外面去的。”

“姊姊！你是做看护的，你应该知道看护所负的责任……”

“不要你多管闲账！我就洗一个脸儿的时间，他也不见得马上会死呀！”

姊妹俩只管在房中争吵着说话，楼下的齐国良早已大声地在叫着梅邨快些儿呀！这时香妮还只有把洗面水端上，梅邨因为心里有着气，所以手儿理着蓬松的头发，还是那么你急我不急的样子。菊清心里恼恨得什么似的，鼓着红红的小腮子，说了一声我去。她便急匆匆地披穿起床，穿上了鞋袜，很快地奔到楼下去了。

齐国良在楼下等着，见走下来的并不是梅邨，却是菊清，心里不免有些惊奇，遂连忙悄悄地问道：

“你姊姊为什么不下楼来呀？”

“姊姊有些头痛，没有精神起来，我替姊姊代去一次。”

菊清恐怕以实情相告爸爸一定要生气，所以她转着乌圆眸珠，圆了一个谎话回答。国良微蹙了稀疏的眉毛，说道：

“你还在读书时代，你根本不懂得医药常识，你如何能糊里糊涂地跟我一同去呢？那你也太胡闹了。”

“爸爸，我是医生的女儿呀！我虽然读的不是医科，但我在爸爸身旁看了这么多年，一些普通的医学知识我也懂呀！况且我对于习医特别地感到有兴味，等到这学期毕业后，我一定在爸爸身旁实习

医学，爸爸您别瞧我不起，快些儿和我同去救人性命要紧吧！”

菊清后面这一句话，才把齐医生提醒过来，遂也不再说什么，匆匆地奔出大门外去。菊清提了那只医药箱子，跟着出外，和爸爸一同跳上汽车。当汽车开走的时候，菊清见香妮已下楼来关大门了。

汽车驶到了楚公馆门口停下，那个男仆先急急地下车叩门。这时齐医生和菊清也跳下汽车，跟着那个男仆跨步入内，走完了甬道，来到大厅。先见到一个雏鬟，在探头探脑地眺望，好像等人的样子。一见了齐医生，便急急地叫道：

“根福！医生请来了吗？”

“是的，小茵！老爷好些了吗？”

“不好呢！你听，太太小姐不是都在哭吗？”

小茵摇摇头，急急地回答。根福侧耳一听，因为这时四周静悄悄的缘故，所以果然听到一阵女子哭泣的声音从楼上播送下来。于是向齐医生慌慌张张地说了一声请上楼吧！他便领路急急地先上楼去了。

菊清跟了爸爸走进楚伯贤的房中，只见那张紫檀木的大床面前，站立了三个人。两女一男，看上去大概是病人的妻子和儿女，他们都在悲悲切切地哭叫着。根福先说了一声医生来了，然后退在一旁。那个年老的女人，回身向齐国良眼泪鼻涕地说道：

“齐医生！你是大慈大悲的活菩萨，你快些来救救他的性命！”

“你们大家不要哭，病人听见了会难受的。”

国良一面向他们低低地安慰，一面走到床边去。只见床上躺着的楚伯贤，他是个很胖的身子，两眼呆呆地望着自己，口中要说话而又说不出的样子，他颊上也沾了丝丝的泪水。国良一望而知他是慢性中风，遂先给他按了脉息，然后拿听筒给他胸部上听察了一会儿。这时菊清已把医药箱打开，她似乎也知道这个病人非打针不可，

所以把针管盒子取出，又把酒精炉子点着了。国良走到桌子旁，拣出两枚针药水，用刀片划断玻管。菊清已把针头在酒精炉上消了毒，交给父亲。国良把针药水统统吸入针管内，然后走到床边去。这时菊清早已拿了药水棉花，浸上了酒精，在伯贤的手臂上擦了一会儿，方才由国良亲自给他注射了针药。打针完毕，国良坐到桌子旁去，取了方笺，握着钢笔开药方了。那个楚太太在他开药方的时候，这才絮絮地告诉道：

“齐医生！他在四点三刻的时候，起来小便，不料回到床上的时候，竟两颊发白，口不能言地昏厥了。虽然被我们叫喊了一阵，克住了人中，醒了转来。但看他样子，还是说不出话来，这到底是患了什么病症呀？”

“楚先生身体胖，平日血压太高，昨夜临睡的时候恐怕又喝过酒是不是？”

齐国良一面开药方，一面又这么猜测地探问。旁边那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点着头，也插嘴回答说道：

“不错，爸爸昨夜在外面应酬，他确实是喝了酒回家的。”

“所以嘛！他便中风了。”

“啊！医生！有没有生命危险啊？”

那个十八九岁的姑娘，脸上还沾着亮晶晶的泪水，一听国良这么说，便也吃惊地问他。国良低着头，眼睛看着药方上，口里回答道：

“这真是不幸中之大幸，假使他在路上跌了下去，或者是小便时候跌倒在地上，那恐怕就没有救了。幸亏是躺在床上时候才发作，这样的病势便减轻了不少。我已给他打了两针，平了他过高的血压，然后吃了这张药方，决不会有生命危险的。”

“那真是谢天谢地，齐医生！你要如能医好了他的病，我们生生

世世忘不了您的大恩，我们一定要重重地谢你不可。”

楚太太这才略为放下一点心来，含了感激的目光，向国良望了一眼说。国良摇摇头，微微地一笑，却又认真地说道：

“楚太太！请你别说这些话，我们做医生的责任，就是救人性命。在我手里诊治的病人，不论贫富，都是一样尽心尽力来医治的。这药方你们拿到药房里去配吧！每天饭前服三次，每次服一羹匙，这瓶药水可服两天，两天之后，假使好了一些，你们可以把他送到我院里来门诊的。”

齐国良说着话，把药方交给那个青年观看。那青年是楚伯贤的儿子，名叫常明，他名义上虽然是个大学毕业生，但不学无术，平日只知道吃喝嫖赌，一些儿正当的工作也没有。好在他父亲有的是钱，所以他逍遥自在，一天到晚花天酒地真是十分舒服。当时他接过药方，略为地看了一眼，其实他也看不大懂。况且他此刻的目光，却完全注意在菊清的脸上，觉得这位看护小姐，虽然是云发蓬松，脸无脂粉，但在电灯光芒笼映之下，那张鹅蛋脸儿，白里透红，浮现了青春之美的色彩。尤其是她的身材儿，婀娜多姿，胸口的高耸，好像是两个沙利文面包，挺结实的，十足显现出处女优美的风韵来。常明越看越美，越看越爱，一时把父亲中风的危险早已忘记得一干二净了，遂含了歉意的微笑，脉脉含情地望了菊清一眼，低低地说道：

“对不起得很，半夜三更，把你们都惊吵了，两位恐怕连个脸儿都没有洗吧？根福，叫小茵去拿盆热水来吧！”

“不用了，不用了，我们回家可以去洗的。”

菊清把医药具一样一样地藏入医药箱子里，一面抬头回望了他一眼，也微笑着回答。常明见她秋波一转，不但灵活得可爱，而且那目光中透现着一种甜蜜的热情。尤其在她微微的一笑之中，右颊

上深深掀起了一个酒窝，更使常明有些神魂飘荡起来。暗想，我平日见到的女人也不少了，像这位看护小姐那么娇媚动人，倒实在还只有第一次哩！就在这时候，听楚太太向国良低低地问道：

“齐医生，您的诊费多少？您说一声吧！”

“出诊八元，两支针药十元，一共十八元。门诊挂号只收五角，所以楚先生若好了一些，你们就送到我院里来诊治好了，这样比较节省一些。”

“这一些诊金倒也算不得什么，我们只希望他人儿好起来，多用掉几个钱也无所谓。我的意思，明天请齐医师来复诊一次吧！”

楚太太听他代为自己这么地打盘算，一时由不得暗暗好笑，遂非常阔气地回答，一面在抽屉内已取出十八元来，放在桌子上。国良心中暗想，他们有钱人家，对于钞票自然看得很轻的，我何必为他节省呢！这儿多出诊一次，我可以多贴补些穷人的医药费呢！心中这样想着，一面收了钱，一面说声好的，我明天就再来一次。

这时候小茵已端上一盆热水，拧了手巾，先交给国良，国良说声谢谢，他却只擦擦手，并不揩脸。小茵又拧一把手巾给菊清，菊清也擦过了手。两人正预备告别要走，楚太太的女儿楚珊珊，却很客气地吩咐女仆已送上两杯牛奶咖啡，并一盆威士忌的早茶饼干，一定要请国良父女吃一些再走。国良因为情意难却，只好又坐了下来。菊清见爸爸坐下，自己也只能坐下了。常明此刻脑海里竭力地在想和那个看护小姐能够有接近的办法，忽然给他想出一个主意来了，遂向楚太太说道：

“妈，我的意思，爸爸的病，最好用一个特别看护，留在家里服侍爸爸，那么一切之事当然便利多了。因为妹妹要读书去的，我又不能常住在家里。至于妈呢，恐怕也不大会服侍病人的。况且爸的病，并非一些小病，万一有什么变化，那么有看护小姐在身旁，我